

諸子集成

新編十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華諸
子寶藏

諸子寶藏
新編十
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楊方杰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市新都華興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 × 1092mm 1/32 印張：26.875 字數 684 千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8—5/B·157 印數：1—1000

定價：960 圓(精裝本)
1900 圓(豪華本)

諸子集成新編(十)目錄

《論衡》三十卷	(漢)王充撰	10
《潛夫論》十卷	(漢)王符撰	10
《申鑒》五卷	(漢)荀悅撰 (明)黃省曾注	10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晉)葛洪撰	10
《世說新語》三卷	(南朝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10
《顏氏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 (清)趙曦明、盧文弨等校補	10

747

593

333

291

145

3

《論衡》

(漢)王充撰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變動篇

順致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然災異之至始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高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論衡

卷十五

一

龍齋精舍校刊

喉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應天氣之

驗也。願可言寒溫感動人，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情風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執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賂敵而殺，皆在徒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意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殺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早，從北方來者遲。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木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論衡

卷十五

二

龍齋精舍校刊

舍天之氣以大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旋綴於杆杆宜讀爲杆宜讀爲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鈞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天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蒿或作不能鳴鑼而螢火不舉鼎者何也鐘長而蒿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天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論衡

卷十五

三

龍韜精舍校刊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瑟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別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寃孰與別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別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從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難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論衡

卷十五

四

龍韜精舍校刊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慘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雖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論衡

卷十五

五

龍吟精舍校刊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卒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烏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零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滯久陽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論衡

卷十五

六

龍吟精舍校刊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
頗留湛之兆也陽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賜久自雨雨久自賜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賜賜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論衡

卷十五

七

龍翁精舍校刊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際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禱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
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
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

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
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
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
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
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
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
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
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
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
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

論衡

卷十五

八

龍翁精舍校刊

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
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
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
侯零禮所祀可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乃欲諸
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欲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
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泣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比道難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比道畢星之所在也比道

論衡

卷十五

九

雲霧精舍校刊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細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慙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壘和藥者惻痛慙惻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郵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治字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警政外脩雩禮以慰民

論衡

卷十五

十

龍霧精舍校刊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語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地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郵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起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論衡 卷十五

土 龍駁精舍校刊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畜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祗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論衡 卷十五

土 龍駁精舍校刊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常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倦倦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釋

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郵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
福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
粦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粦祀
盡已惶懼闕納精心於粦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早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粦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剝厲欲求銛也推春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魯之晉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盩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下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論衡

卷十五

十三

龍籍精舍校刊

論衡

卷十五

十四

龍籍精舍校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
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遷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水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
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
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膠膠以滅其變

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朕合人意今致兩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難于畢出房比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蟪蝻也其類在地螺與紡也月毀於天螺紡爲缺同類明矣兩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蟪蝻惟被螺紡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培榜驅內於塹培把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兩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論衡

卷十五

十五

龍點精舍校刊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襲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澁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繫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繫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澁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繫社爲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兩夫一喝一

論衡

卷十五

十六

龍點精舍校刊

兩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兩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早猶自雨何則嗚極反陰陰極反陽故夫天地之有澁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戾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而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甲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
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論衡

卷十五

七

龍駱精舍校刊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明聲嚮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漑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天而急
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鈸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
道難知大水久漑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
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
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

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
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矣從來哉且
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
牲於禮何見未絲如繩示在陽也陽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
膠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
走申包胥開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
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
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
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

論衡

卷十五

十六

龍駱精舍校刊

者得蒙養吳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
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
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偃卧體字一本作罷以俟其時無
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
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
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
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

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木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

卷十五

九

龍精會校刊

論衡卷第十五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攻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黃楚葉公好龍墻壁槩孟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撥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撮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撮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論衡

卷十六

一

龍精會校刊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劔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劔偃月鈎爲比二也齊孟常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

論衡

卷十六

二

龍經情舍校刊

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埴以盧爲柳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蠱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撮芥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撮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鈎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五樽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茶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朝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茶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闕夫桃人非茶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翼以禦凶今土龍亦

論衡

卷十六

三

龍經情舍校刊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
椽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
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
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
人何奴敬畏邳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